

收操一批

221

徵塵

一輪



# 微塵

全一冊



# 微塵序

在我的小說裡，脫離章回形式的，一部是「磊落」，一部便是這篇「微塵」。還有一部是「下山虎」。

這是雜誌主人的要求，我的本意，這是願意用章回體寫出，因為我感到章回體更容易接近大眾。

書店出板要我的短篇小說，打算湊够一集出一本書。可惜我的短篇全都佚失，沒有一篇存留，「微塵」只能算是中篇。

其實我寫這篇「微塵」的時候，本打算寫成長篇，不料寫在中途，官方把我的小說全部扣發，不準刊載。原因是莫明其妙。現在拿出來一看，棄之可惜，續着寫又沒有精神，勉強結束了它，算作中篇吧。

全篇的故事，確是真的，而且是我親眼所見的，事實或者比戰爭的還黑暗。續者如果拿作笑話看，那就不是我寫小說，初意了。

像小說中的學校，全國不知有多少，這種學校造出來的學生，出來又教別人，中國的教育，怎麼能上軌道呢。

社會  
情小說

# 微塵

小的

## (一)

在這個繁華熱鬧而又未滅其古香古色的縣城裏，有着不調借的美。它是三面環山，一面臨水，風景上是個名勝，形勢上是有名的古戰場。雖然是水陸碼頭，而交通並不便利。

站在城牆上，遠望南門外的山麓，青蔥茂鬱，襯着那古代的城樓，頗有畫意。俯視北門外的大河，張着許多許的白帆，檣桅如林，那遠處的長舟，就像幾張落葉，飄在水面。西邊却是層巒疊翠，一坐無際的山峯。

城的北門和南門，通着一條很長的大街，街的當中有個鼓樓，這裏是全城的中

心，最繁盛的地方，鼓樓底下擺着算卦批命的桌子，越發襯得古色盎然。城雖然古，但裏面却有很多的新人物，這些新人物，有一半是從大都市來的，有一

半是跟着都市來的人學。於是古道斜陽裏，也走着三五成羣的女學生，蓬蓬短髮，這也是一種不調僧的美吧！

城的東南角，有個最高學府：是一個廟改造的，紅色的牆，又刷上了一層白灰，正殿配殿都成了教室，旗桿懸着國旗，和尚不知那裏去了，換來一批學生。

學生的程度，和他們的年齡一樣的不同，有的相差懸殊，而劣的總歸多數。這原因是學校初立才三年，在鄉裏招學生是一件很難困難的事，尤其是大一點的學生，差不多都去作事或是賣力氣掙錢去了，誰還來念書？所以學校不管程度如何，是個學生就要，因此非常複雜，比社會還熱鬧。

學校是官立，鑒於學生之不好招，於是不但不要學費，而且還管宿饌。果然在學校招生考試這天，竟會造成空前未有之盛況。有的沒有事作，家裏貧寒，來投學校，先有飯吃，管他念書不念書呢？有的在都市裏住慣了，曾經作過機關的小職員老爺，現在沒事，又不願意回家，遂投到學校，暫且安身。有的因為學校裏有女生，

，可以調劑調劑枯寂的生活，當真也許戀愛一個，娶來作小太太，也倒不錯。所以學生便特別踴躍了。

這一羣作了多年的讀書爺們，把書本早已拋掉，並且那時書本與這時書本又不合，考試的時候，一個個搔首撓腮，焦急萬狀，而又必須考得上，這一來，竟強硬的抄書本，叫外人遞小抄，把題目扔在窗外去，窗外早有應援，應援的比考試的還多，答完又往裏扔，若流星然。有的公然讓着，甚至打起架來，打得頭破出血，就這每月七塊半的火食費，多麼不容易。結果，老實的都沒考上，進至學校裏的，多半是惡劣不堪了。

壞學生都跑到一塊兒，這學校之難以管理，也就可想而知。而一切建設，不是因陋就簡，而是因簡就陋了。籃球場只有一個籃子，校長說的很好「一個籃子也是投，兩個籃子也是投；一個籃子還省得來回跑呢。」

禮堂和食堂併在一起，到「食」的時候就是食堂，到禮，時候就是「禮」堂。

裏面擺了許多板凳，這板凳大概是屬於禮堂的，因為學生們吃飯，永遠站着，站着大概是助消化。

爲了火食問題，學校當局和學生還起了一次大風波，幾平衡突起來。因為學校以爲火食應歸學校辦，這事至少能賺一筆錢，入校長的腰包。可是學生們非要自己辦不可，也就是不願意這筆錢叫校長賺了去。到底是當過職員的老師懂得這個，他們的理由說：「這不是干預學校行政，而是學生自己的錢自己辦。」相持許久，還是學生佔上風，因為學生竟要逐驅校長。學生沒考進來的時候，學生是狗；進到學校之後，學生就是神仙了。校長一想：少賺一筆就少賺一筆吧，到底是位置要緊的，風潮算是平靜下來。

學生辦的火食，比學校辦的還儉省，每天只吃窩頭鹹菜，月底合算起來，每人從火食費裏，還省出兩三塊錢來——自然，這是那個年頭兒，這兩三塊錢在那個年頭兒，真能作個大褂，嫖妓還能睡幾宵。



在那縣城裏，一吊錢就可以宿娼。一塊錢換四吊多呢。有的可以九百錢，或是一吊錢再饒一盒多福烟。那只看還價的工夫甚麼樣了。學生對於這事，大概會不外行，可是十個有八個長上楊梅大瘡，要是排隊走起路來，步伐都無法整齊。

有的不煙妓，而去抽大烟，一抽上大烟，就不能按時上課了。若是頭天晚上住在烟館，第二天來上課非常有精神，和先生故意搗搗亂什麼的，特別透着活躍。到了傍午，漸漸癡上來，可是不成了，兩隻眼睛紅紅的都要睜不開，連着打哈欠，也沒有精神問先生，看着書也看不見，根本書就沒有帶着，昨天落在烟館裏了。到第四堂點了名，便溜出來，——溜出來還好的一點，乾脆堂堂走了出來，教員連管也不敢管，點過名一看，教室裏就剩了四五個人了。這四個人倒不是用功的，而是出來沒地方去，還不如在教室裏看看小說。

(二)

寒假到了，有一班冬季始業開始畢業考試。學生每天到烟館裏跑，功課如何記

得？到了這時，學生不但要求限制題目，並且乾脆對教員說，當場准許拿書明抄，不然一齊交白卷，給先生難堪。先生這回很客氣的說：

「拿書抄也沒有關係，不過聽說這次畢業考試是很隆重的，省裏教育廳方面，非常注意，已經給這兒打電報來，令縣立高小校長，和教育局長，到校監考，同時師部參謀長也來，你們想拿書大抄，恐怕辦不到，誰抄書叫人家記下來，報告廳裏，學校既受處分，你們也畢不了業。所以我勸你們也好好看看書，就是這一回了，你們就破例開一回夜車，差不多就成，我會給你們及格。」

學生一聽，有些着慌，畢不了業到沒有什麼，畢業後走到社會，仍是沒有事作，還不如在學校裏安身。可是一班的名額有一定的，因為火食的緣故，降班無處降，畢業又不能畢業，這才着慌。後來他們想出一個辦法來，乾脆請先生們先把題目都告訴他們，他們都作好了，背下來，到時候一應寫就得了，假如大家都交白卷於先生面子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先生也樂得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還有半個月他們就離

校，犯不上得罪他們而影響飯碗。

考試問題算解決了，然後又討論火食問題。火食本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過因為他們就要畢業了，畢業之後，便馬上離開學校，而學校的辦公費和學生火食費却還多領一個月的，這一個月的火食，這一個月的火食雖然沒有吃但不能便宜學校，也應當要出來大家分分。學校呢，當校長的差不多在這時候賺點辦公費什麼的，當校長的幹什麼？不就是為賺這點辦公費和火食費教員薪水的嗎？比方這班經費從教廳領到春假，而寒假這班就停課了，解聘幾位教員，這薪水不就可以入校長的腰包了嗎？教員不大大叫這個真兒，而學生們却「科學」得很，不願火食費叫校長扣下，他們想預先由學校支走。

大家為這事討論了好久，皆因關係到錢的問題，就不免聚精會神，的特別注意了。他們在食堂裏開會討論，校長和自己部下在校長室也開會討論。他們簡直一籌莫展。皆因現在學校沒有多少現款，下月的經費還沒有領來，連教員的薪水還不能給

，辦公費不敷這月用的。這是校長這方面說出來的，真究竟是真是假，無法來證明。

校長叫周子恒，別人給他起了一個別署叫「野渡無人」，野渡無人周子恒，不是很有詩意嗎？周校長子恒先生有四十歲的样子，白淨而皮，臉很光滑，沒有鬍子，不知天天刮鬚是全都拔了去。眼睛特別有神，偶爾一瞪眼，倒顯有些威嚴，可是眼睛老瞪着就令人感覺不出怎麼威嚴來了。體格很健壯，說話也沒有什麼毛病，資格是高考取過第一，學識也很有「兩下子」，沒有嗜好，按說這可以是一個全材了吧，而然世事往往不能十全，造化弄人，好像故意叫他有缺陷，他好色而貪財。有這兩樣嗜好，那就把他一切都毀了。他聰明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所以他到底不能成一個好材。

會計姓章，叫步青，那個縣城裏說話，念成「眼不清」。他是周校長的近人，當然會計是非校長的近人不可，若不然怎麼作弊賺錢呢。章步清是校長太太那方面的人，為人漂明，瀟灑，荒唐，周校長不大放心，不過太太的面子，不好不用。因

誰他總疑心章步青和太太有什麼「眼不清」的地方。

除了周子恒和章不清，還有兩個人，都是校長的鄉親，一個是庶務郎先生，一個是教務員裴先生。郎先生有三十歲，而看着比周子恒年還年歲大，裴先生二十幾歲永遠是沒睡醒的樣子，說話也烟不出火不盡的。

「這羣學生們也太無聊，學校那裏有錢？下月的經費還沒有領來，學校裏一點存餘沒有。他們若果要活人腦子，這裏却有。」周子恒校長表示決心和學生一幹，打出活人腦也沒關係，要錢沒錢。要命有命。

可是留神他們鬧風潮。」章步青最怕學生，他吃過許多次虧了。

「鬧就叫他鬧去，做若是鬧風潮，一個也叫他們舉不了業。」周子恒真有點恨他們的了。這三年叫他們鬧的少賺多少錢！到了畢業，不能賺他們的錢，他們倒要賺校長的錢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周校長說了閉會的話，一個人回到家裏去了。他的家就在

學校裏面，帶着他的太太和一班女生，住在另一個院裏，所以風光很好。校長不愛上朝。因為有個章宮六院，每天鶯聲燕語，好不陶醉人呀！

校長在宮裏一呆，章步青有點着慌，周子恒這甩手一走，彷彿故意擠兌章會計一下。

學生的會也開完了，決定是願意先支的就先支，不願先支的隨便。可是誰有不願先支的？他們的理由是把伙食費擱在參觀費裏，每人都可以寬裕一些。他們在考試後，要到別處參觀一下。或是南京，或是北京，或是上海，究竟到那裏還沒有決定，不過伙食費要先支取的。先解決這個問題再說。問題多得很，每個問題都可以鬧開風潮，大解悶。

於是大家都拿了手賬，到會計部來了。章步青一看，頭都暈了。

「章先生，我們來支下月的伙食費。」學生鬨起喊着。

「哎呀莫得錢呀！」章步青作出着急的樣子，「下月的辦公費還沒有領到呢

。「學生不聽這套，說這廢大興校沒錢，誰信呢？無論如何，也得有存的，不能一點兒也沒有，即或大家支取一半兒也成。」

「錢還有二三十塊，」章步青說，「可是還得預備先生們的火食，不能叫先生們餓着。」

先生們手裏都有錢，餓不着。有多少拿出多少來，大家先沾潤一點兒好了。」

學生一再讓步。

「那不成，先生沒火食也不答應呀。」

「你去找校長要。」學生給他出主意。

「校長也真得錢」。

「到商會去借。」學生的方法真多，想得也真週到。

「人家不能再借了。」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學生有些發怒，「你是會計不是？會計不知道弄錢？」

章的九真不好

子……」

「我是會計，我得先有錢哪，沒錢還會計什麼！況且你們的火食費也沒有到日

「混蛋，教育廳就不知道要放假嗎？他能故意不把錢發下？都是你們故意拿着錢放着吃利息，一動兒的延，延，延到放了假，大家都等不了，只好回去，這錢便入了你們的腰包，是不是？趕快拿出來，不然留神挨打。」

「實在莫得錢哪！章步青踩着腳說。」

「別跟他費話了，拉出來綁上他！」

「你們打死我，我也莫得錢。」章步青已作尾聲。學生蜂擁而進，把他拖了出來，一直拖到禮堂，把章步青綁在柱子上。仍是問他有錢沒錢。

「還有幾十塊錢，作先生們的火食的。」

「你把這拿出來，由我們學生負責。」

「你們負責不來，先生同校長一鬧，校長找我不答應，我怎麼辦？」



「你只要拿出錢，我們就有辦法，我們都有錢子，蓋上圖章，早給曉不給。」  
那我也得先徵求校長同意。我不能隨便支配。」

「只想你拿出來，我們同校長去說。」

「你們先同校長去說不更好嗎？」

「這條伙滑頭，打他！」有的就拿了皮帶過來了。這時可也就有人報告了校長，自然，任何團體也免不了有奸細的。

周校長得到這個消息，如果不管，實在太不像話，何況周太太先急了呢？假如周子恒在不言語，周太太能够跟他吵。其實吵他到不怕，有時他還同他太太吵，不過在學校裏吵，不大合適。他想了半天，只有請李先生出來調停，他認為除了李先生誰也不能了。

(一)

李先生叫文光，是個音樂教員，他在這學校裏，最受學生歡迎，因為他教的功